

汽车离开海拉尔，一路向前行驶，窗外的景物渐渐从市镇的轮廓变成坦荡的原野。8月已近尾声，呼伦贝尔草原正处在夏末余温与初秋微凉的交接点上。天空高远，蓝得透亮，仿佛被雨水搓洗过无数遍。纤薄的卷云，如轻舟划过静水，在天幕上拖出细长的线痕。牧草的草茎根部已泛褐黄，草叶却仍倔强地守着最后的青绿。裹挟着凉意的西风，不动声色地从远处吹过来，草浪不断翻涌。

站在最高的观景平台看，莫尔格勒河，这条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曲水”的河流，在草原上随意打着弯。弯道急处，河的两岸似乎要碰撞在一起。狭窄的水流，有的拐弯是优雅的S形，像金鱼的阔尾，缓缓地摆过去，缓缓地拐回来，圈成白晃晃的扇面。有时河水绕着草甸转，决绝地掉头，心无旁骛地改道前行，形成U形。河水是那样亮，碎金般的波光从这道弯跳到另一道弯，一直延伸到目之所及的尽头。

远远地，便看见几个蓝白色的蒙古包，静卧于缓坡之上。我们到达了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民族乡。

当地导游带我们到了牧民阿尔坦家。阿尔坦大叔家的蒙古包并非固定的，会随着季节转换与草场变化而搬迁。近距离看，蒙古包分明是一口倒扣的大碗，顶上的天窗就是碗底，托举无限的苍穹。“天似穹庐”，

穿行呼伦贝尔草原

文/赵乔



▲（任张叶莹/绘）

正是游牧民族对天地最朴素的理解。女主人倚在门外等候，是一位50多岁的妇人，她脸上的皱纹里，藏着草原的风霜，眼睛却清亮得像莫尔格勒河的水。她朝我们招手，我们被她精致的着装吸引住了：暗花宝蓝色主调的长袍，搭配着同色坎肩。衣襟开衩处与坎肩边缘，环绕着色彩艳丽的云卷花纹。

走进蒙古包，光线略暗下来。眼睛适应了片刻，我才看清里面的景象：直径一米左右的天窗，是采光的通道。打开的时候，可以迎来晨曦，漏下星光。闭合的时候，能抵挡风霜的入侵。连接天窗和网状围墙的是几十根长约两米的乌尼杆，它们像伞骨一样辐射排列，上端向中心收拢，共同撑起圆锥形的顶。门口右侧靠墙

的是一排长条矮桌。最中间的铁炉烧得通红，铜壶正“咕嘟咕嘟”冒着热气。

鄂温克族人的饮食，来自草原的馈赠。烧开砖茶，滤去茶渣，注入新鲜牛奶，茶香与奶香缠绕着升腾。“喝奶茶了”，女主人拿出一叠木碗。尝一口，并不见甜味，微咸，像草原上吹过的风，带着淡淡的涩。她又端来一盘小零食——酸奶子、奶皮子、奶酪、奶香小饼干。奶皮子深得我们喜欢，外干内软，象牙色的表皮略有韧性。我们吵嚷着想看制作过程，女主人便带领我们到另一户牧民家去看：将鲜奶倒入铁锅，文火慢熬，微沸起泡时，用长柄木勺一遍遍将奶液扬起，倒下。反复扬洒中，奶脂上浮凝结，打出细密的气泡。听说，须得

经过两三个小时的熬煮、静置冷却、沿锅边挑起、通风晾干，才能呈上一张薄薄的奶皮子。怪不得，奶皮子总出现在待客的最显眼位置，以传达鄂温克族人最郑重的心意——把好东西留给客人。

牛羊肉是鄂温克族人餐桌上的主角，手把肉是不可或缺过的美味。在铁锅里煮了个把小时的羊腿端上来时，我和同伴安静了一瞬：清水煮肉，不见任何佐料，连着筋，带着膜，骨头两端的截面露出隐隐的血丝。“直接用手抓”，导游只丢下一句话。我们面面相觑：要直接用双手抓肉，大口吞咽吗？

朋友最先出手，她小心翼翼地掂起肉，蘸了些韭菜花入口，嘴角漾出满意的 smile：“好吃，绝对好吃！”听了她的话，

我也索性推开筷子，直接抓起肉块塞进嘴里大嚼，腮帮子鼓得圆圆的。汁水从指缝溢出来，便用手背胡乱一抹，又抓起一块。盆底终于见空时，我们看着各自油光锃亮的手指，有些不敢相信：我们这些来自江南的女子，学到了草原豪迈、野性、自由的生活方式。

午后的阳光带着几分慵懒，我们走向草原深处，是时候和这片即将换季的土地作别了。马儿埋着头，悠然啃食，不时抬头打个响鼻，羊儿在向阳的坡地上三三两两地卧着，这一刻，时间似乎是停滞的。

阿尔坦大叔却频繁地抬头看天。他说，草原的雨，说下就下，打草是要抢天气的，若是遭了雨，牧草没收割、没翻晒，牛羊就没法安稳过冬。于是，他开动割草机，拖着长尾巴的机器，在草场上慢吞吞地画圈，锋利的刀片平稳推进。所到之处，牧草齐刷刷地倒下，铺成整齐的草带。风吹日晒，待牧草干透，会有捆草机伸出液压铁臂，将散落的干草聚拢、卷缩、挤压，最后变成齐腰高的圆滚滚的草捆。这些草垛，不仅是牧民过冬的底气，更是对自然节律的从容回应。

穿行在呼伦贝尔草原，每次闭眼小憩，总有风过草浪的簌簌声萦绕在我的耳畔——像是大地在翻阅一本节令的书。那声音，一直伴随着我完成内蒙古的环线旅行。

贡格尔草原上的老牧民巴图老人，好几天没听到鹰的叫声了。

风裹着草香从耳边掠过，却没了鹰翅划破气流的声响。老人的心空了。

巴图老人说，这草原的模样，得鹰看过才算数；天宽不宽，风到底凉不凉，只有飞在最高处的鹰最清楚。地上的黄狗、天上的鹰，是牧人最好的伴儿。

10年前，巴图在草原上放牧，当他举起望远镜瞭望远方的羊群时，突然看到一只鹰在抓小羊羔，急得他大声喊了起来。鹰终究还是抓起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羊羔飞走了，落在了曼陀山的山崖上。那里有一个大大的鹰巢。

尽管巴图心疼小羊羔，但他还是没有去拆掉这个鹰巢。

他想，鹰在草原上本来是抓野兔、旱獭的，这次兴许是小鹰刚破壳，饿极了，鹰妈妈才会铤而走险。

草原就是这样，一切生灵，为了一口吃的，都会冒险，都不容易。巴图老人叹了一口气，依旧每天赶着羊群在草原上转

悠。每当从曼陀山脚下经过，他总会忍不住停下来，往山崖上望一望。

有一天，巴图又来到山脚下，依旧习惯性地抬起头，望了许久，望不见鹰出入的身影，只有山风刮过崖石的声响，近似呜咽。就在准备离开时，他发现崖上的鹰巢里有3只小雏鹰，其中一只奄奄一息，抬不起头，另外两只眼巴巴地望着他，似乎在向他求救。正当巴图纳闷时，羊群突然停下脚步，发出咩咩的叫声。巴图走过去，地上躺着一只死鹰。巴图感受到了小鹰的饥饿和无助。他马上回到蒙古包，切了鲜肉，朝崖上赶去。

巴图走得慢，半个多时辰，才爬到搭建鹰巢的岩石上，巢里3只还没长齐羽毛的小鹰，摇晃着嫩黄的嘴向他要吃的。

“吃肉吧，多吃点，我现在是你们的妈妈了。”巴图把一块肉放在巢里，退到远处。3只小

鹰在头顶盘旋

文/王樵夫

鹰扑上来，抢着吃。

从那以后，巴图每天放羊，都会给小鹰们带吃的。

3只小鹰胃口特别好，渐渐长出了黑褐色的羽毛，没多久，就像模像样地在崖石上张开了翅膀，试着飞翔。巴图看着那锋利的爪、犀利的眼神、弯弯的嘴，喃喃地说：“跟它们的额吉一样哩！”从此，蓝天上多了3个矫健的身影。

小鹰们俯瞰着辽阔的草原，每次看到巴图，都会朝他飞来，在他的头顶盘旋，朝他叫着，然后恋恋不舍地飞走。无论早晚，无论阴晴。牧民们见了，都说这鹰是巴图的孩子呢。

曼陀山的崖石上，又多了几个鹰巢。每年，都有新孵出的小鹰飞起来。

人们都说，鹰在山崖上筑了巢，会吃附近牧民家的牲畜。可是，巴图从没听说哪家牧民的鸡啊鸭啊被鹰叨走的事儿，

倒是草场上的老鼠越来越少了，这是好事哩。巴图说，动物和人一样有感情。

巴图知道，这份从曼陀山崖上传下来的情分，会跟着草原的风，一直留在这儿，陪着贡格尔草原上的牧人，陪着一岁一枯荣的青草。

人给鹰一口肉，鹰替人护一片天。草年年枯年年绿，风走了又返回来。老人与鹰相亲相爱的故事，在贡格尔草原上，一直延续着。

今年巴图老人76岁了，老了，瘦得走不动路，他只能坐在蒙古包前，举着望远镜四处寻找他的鹰孩子。

草长了出来，春天来了。可是好长时间没看到鹰了。“这群野马驹子，跑哪里去了呢？”老人失望的神情，像草原骤起的雾霭，越来越浓。

“我的老伴已经去世10多年了，都是老鹰一直在陪伴着

我。”巴图举起从山崖上捡回来的鹰毛，目光忽然变得那么悠远，像看一封旧信，“每次我放牧回来，老鹰们都会飞过来迎接我……”

老人懂得，鹰在他的头顶盘旋，是亲昵，是信任，是对他的牵挂。

突然，一声长长的鹰啸，划破空旷的天空。巴图赶忙把望远镜扣在眼睛上，几只老鹰盘旋着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
巴图满是皱纹的脸上一下子绽开了笑容，他抬起枯瘦的手，对着天空轻轻挥了挥，像对着久别重逢的老伙计打招呼。老人的手里，曾经抓过风，抓过草，也抓过鹰的命。

风从草原上吹过来，带着青草和奶茶的香气，拂过老人的白发，也掀动着老鹰张开的翅膀。

这片草原活了千万年，草挨着地，风赶着云，人喂着鹰，鹰守着人——从来都不是谁欠谁，不过是一份真心换另一份真心，彼此焐着，才没在这荒野里冻僵。